

42
35
42

曹操算漢

準貴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



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五年秋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卽曹操爲典軍校尉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爲驍騎校尉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

第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疆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三  
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疆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



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  
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  
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  
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執以  
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  
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楊  
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  
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

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曹操曰  
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  
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  
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楊往  
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  
忌之陰取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  
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  
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  
公孫瓚使取冀州瓚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必肯  
遜讓紹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  
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有謀郭圖等說馥曰



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  
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  
然則爲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  
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利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  
也謀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  
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  
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  
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  
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折  
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

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  
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  
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  
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  
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  
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  
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  
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  
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  
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  
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鮑信謂曹操



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遺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駐固等十餘萬眾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魯武司馬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明

之棄武陽還事見黃巾之亂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與戰

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仕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 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

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 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眾此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

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或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冬十二月曹操退黃巾于濟北悉降之得戎卒

二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



生民廢業飢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未為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意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

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鄆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

夏

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

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郊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郊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屬濟寧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遂畧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子昂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

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竝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



也、邈從之時、操使官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爲兖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官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其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討、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

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兗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毋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策以執假命、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守、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



不敢有貳心時况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  
兵自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毋至親也於義  
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  
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  
毋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  
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  
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卒  
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  
昱為東平相屯范宮布攻郵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此亦屬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  
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

等入者有等第等第者有等第人等第

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  
戰自旦至日跌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  
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  
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  
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  
者布眾退會曰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  
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  
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  
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改自力勞軍又信軍進攻者恐改收  
後主氣哀沮



九月操還鄆城布到乘氏屬有唯即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入而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歎  
 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  
 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  
 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  
 彭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  
 之神武與文若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  
 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今大閭四月呂布將薛  
 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  
 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

聖旨有錄初從東郡劉表等與  
 兖州牧逐進兵破黃巾等改許定  
 山東之全境此時山東猶未平  
 或謬一耳 通鑑注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  
 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  
 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  
 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  
 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  
 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  
 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  
 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  
 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  
 未易亡也彼徵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



徐州子弟既有乞... 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

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入自爲戰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少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孰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官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犇劉備軍大冬十月以曹操爲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

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屈襄

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蒙鹿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鑿旋

軫軫後橋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

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

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

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

操乃遣楊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

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

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



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曠何其休哉方今羣  
 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  
 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  
 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  
 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  
 將軍曰兖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  
 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交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  
 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維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  
 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  
 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  
 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黃蓋等十三人為列侯

封衛將軍黃蓋等十三人為列侯  
 中丞黃蓋等討相劉表馮翔等

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  
 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  
 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  
 然朝廷播越新還舊景遠近跋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  
 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  
 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  
 累乎昭曰奉少董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  
 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  
 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  
 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



遣使詣奉夷中車駕出轅轅而東遂遷都許已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

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詔書下袁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

上書深自陳愬戊辰以紹為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

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

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為司空行

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

之士或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為尚

書與語大悅曰公達收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從曹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

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

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

要奸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

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

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

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

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灋寵收治之洪書報寵

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客乃速殺之

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



農業諸軍並起率之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畧飽則棄  
餘在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  
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  
監棗祇請建置屯田增傳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  
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  
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  
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  
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續代領其眾屯宛官威將  
軍賈詡往歸續

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清水繡舉眾降襲擊操果

左傳曰晉代秦穆公杜預注  
曰能自操也

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  
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  
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  
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廢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  
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  
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  
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  
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  
行應變無窳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  
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十三



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  
 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  
 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  
 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  
 以瀆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  
 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  
 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  
 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  
 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  
 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

紹公孫瓚而操東取呂布  
 得勢而後不能發其  
 所以敗也

德勝、效服升如苟或所料

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  
 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  
 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  
 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  
 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  
 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  
 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  
 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  
 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  
 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許之 夏五月袁術  
 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

通鑑纂要卷之九

十四



珪恐徐楊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尉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身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

漢制王國相秩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視大卿

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柰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噪到

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



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如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并進到鍾離所過虜虜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桂人謂相國笑曰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據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矣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哀苦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楨勇力絕人聚

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淮汝陳梁間皆畏澤

之操猶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冬十一月曹操復

攻張繡拔湖陽湖陽在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

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

不能供也執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

之其執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初袁紹每得詔書患

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埋溼

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

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

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



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眾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致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執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

此分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道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袁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執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



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  
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  
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  
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  
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  
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指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  
有變安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  
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  
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  
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兵以縣纏女  
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

還城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遣  
為之執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桂固

復殺醜將其眾比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  
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  
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  
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  
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  
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  
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  
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



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

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

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

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徃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今布將騎明公將步

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

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

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平操

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

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

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柰卿老母何宮曰官聞以

操原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其子  
翻上陳宮之子可保其無窮  
為也

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

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官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

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官請就刑遂出不

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

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

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眾降拜中

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

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

等為守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兖州亂翕暉

皆叛兖州既定翕暉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

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



魏國志內野王縣有射犬聚

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  
霸言曰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  
願也皆以翁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睦固屯射犬 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  
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  
紹求救與渙仁遇於大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  
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袁術既稱帝居後滋甚賸御數百  
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饑困莫之收郵既而資實空盡  
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雷薄於潯山復為簡  
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真潛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  
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皇符瑞炳然今

石擲有四州人戶百萬誰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

青冀幽并

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  
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箚牀而歎曰袁術乃  
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  
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  
廣陵太守徐處瑗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  
驕貢御稀簡王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  
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  
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  
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木可動也宜務農息民  
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  
 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番配曰以  
 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  
 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  
 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  
 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灑令既行士卒精練非  
 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  
 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况兵加曹操而云  
 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上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  
 之計在於持衆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

是諸授曰授監統內外威聲三軍若其聲盛何以制之夫  
 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  
 紹乃分授所統為二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  
 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  
 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思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  
 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  
 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  
 乎彧曰紹兵雖多而彊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



臧霸起於泰山梅丘于東方者之政便之為行表以生欲自手原而東無能為矣

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

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

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

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

曰何至於此繡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

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有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

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

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

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

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操執

凡郡國縣道皆所皆有都亭

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文拜揚武將軍表詔為執金吾

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常

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

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

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

蠱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

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

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

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

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

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  
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  
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  
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  
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  
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  
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  
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  
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  
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

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

德將軍長享福祿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

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

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譽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

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

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

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

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

無為負嵩表以為懼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

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



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  
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  
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  
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

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軍  
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  
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  
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據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  
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

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轉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  
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  
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許紹紹以為  
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軍黎

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則威無不  
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

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夏受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  
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

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  
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

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



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  
 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  
 不可獨任紹不聽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  
 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  
 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  
 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  
 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  
 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  
 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

竟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  
 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  
 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  
 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  
 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  
 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  
 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  
 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  
 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  
 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



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  
 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  
 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  
 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  
 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  
 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比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  
 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  
 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  
 乃為霹靂車發石以擊紹營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  
 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

却後也若人帖中多自少却字  
 及意猶言少退也

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  
 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  
 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  
 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  
 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  
 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  
 而守之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執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  
 之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紹運穀車數千乘  
 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  
 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



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灑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踧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

一月為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



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探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眾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其操

此武安劉、意策唯學  
世相遠若合符也

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也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此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木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



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戒喜曰：紹必敗矣。及紹犇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友計。郭圖辛平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

逢紀能為審配言而不肯殺也  
豐之失策為國事乎

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吐

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兒後出為青州



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度

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

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

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

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

奉天子誅暴亂濶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

其疆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

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

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

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

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

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

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



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欲釋平陽去  
 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  
 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  
 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  
 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  
 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  
 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  
 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  
 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侷各有黨  
 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

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  
 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  
 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  
 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  
 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  
 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  
 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  
 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  
 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  
 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  
 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



夫兄弟相攻初不謂定人語  
其間亦有其意為一可乘致  
以定天下耳

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  
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群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  
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  
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  
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  
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  
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  
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  
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  
不毗對曰明公無間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  
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

且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  
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  
戰伐介胄生蟣蠹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  
困於下民無惠智皆知士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  
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  
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  
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  
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內相圖可謂亂  
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  
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  
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



魏之三言非為得請也勸孫  
取河北也

操本有欲因而取許之心況後有  
誘誘相之事乎聘其女為子婦  
以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也

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

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

探知譚詐乃為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退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

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

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

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

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

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

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

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

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

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內餓死

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

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

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

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淦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亦舉火

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

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

之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

陣降衆大潰尚犇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



孫權其也其威以敵諸葛孔明  
起兵時國無動主之心而有  
劉璋志

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  
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  
子榮為東門校尉配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  
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  
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  
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  
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  
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  
觀變幹不從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  
州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畧取其陵安平泲

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吉庶譚悉收其眾  
還屯龍湫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安還後進討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  
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  
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  
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  
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  
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  
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  
策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

郭圖嘗配者有完附安南譚尚保  
于及貽書以之既降譚尚改以  
亦誅禍福之報力不來矣



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脩統首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狀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犇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

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歛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屬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党黑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眾萬餘人寇滎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滎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



高幹據并州山陽縣  
中注宋文通皆因河東故曰要地

深害富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張勳攻東垣高幹人淮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不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拜州悉平 是歲高相乘天下亂夏有漢民十

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充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



因烏栢之資招其死王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  
 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  
 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  
 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  
 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  
 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  
 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  
 冀州河間邢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  
 姓流離今聞曹公灑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  
 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顛為冀州  
 從事疇忿烏栢多殺其本郡冠謂郡中名勝士誓意欲討之而力未能

嚴印裝之自東都歸明帝請改  
 紫豆麻後遂因

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

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脩令隨軍次無  
 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滂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  
 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  
 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  
 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  
 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備  
 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  
 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



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  
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  
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  
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  
虜遇眾甚盛操軍重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  
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  
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九與  
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  
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  
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前  
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東

科條之詞諫者其具其也

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虜斬尚熙何也操曰彼  
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臬  
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  
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  
以為糧糞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  
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  
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  
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

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表病卒遂以琮

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事見

卷之九 三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之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書鄧羲為侍中荆州太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

獻歛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

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 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

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少放蕩然

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

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

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

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

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

佐我明揚矣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已



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疆盛又性不信天命恐憂

之曰曰壯猶傲也又有人

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所隔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相所與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







時益州之河東河內魏郡  
中山常山鉅鹿安平日陵平  
原凡十郡為魏國

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  
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  
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  
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

之服赤馬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

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

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

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弈何璠參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覲

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

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盃赤紱

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秋八月魏以大

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命魏王操冕

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魏以五官中

郎將不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冬十二月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採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遵道先

也昔以漢國推公見者以御人為可信

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執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瀆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秘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屠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



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煩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曰：「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卽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讖，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王三上書辭讓，乃爲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卽皇帝位，燎祭天地，獄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爲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



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及帝善而從之時羣臣竝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秋八月孝獻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

通共例

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

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用陽太守會稽周昕

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明奪其郡以

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

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

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

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竒之然未肯還其父

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

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何迎其

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

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



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詔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為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為袁孫所拜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贇共將兵擊英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官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收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

術曰家有舊園在京願助身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士

募可得二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眼而以劉繇

據田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計之表策為折衝

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家五六千

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

大喜曰吾得卿詣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

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自百姓聞孫郎至

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

虜虜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

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

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管盡得邸閣糧穀戰

孫策年少有智勇而多智謀

如亦亦也

即至之言所謂至也圖序者之師



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王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其言論人多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二皆擊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止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戰慈亦得策地發會兩家兵騎竝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

二萬餘人馬十餘匹咸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範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釋補著袴袴習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議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  
 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  
 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筆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  
 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  
 為豫章太守

賢曰袁術之向者觀之術自  
 術及路曰是法云云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  
 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  
 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  
 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老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  
 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  
 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  
 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  
 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于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  
 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  
 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  
 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  
 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  
 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



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  
 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且與之美率土所  
 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  
 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懼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眾料策  
 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聚各萬餘人處處屯聚  
 諸將欲先擊白虎策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  
 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  
 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  
 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

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  
 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  
 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策帥兵逆戰策破昕策斬之朗遁走  
 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謂策  
 隆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  
 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  
 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  
 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  
 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  
 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

說於白若王欲從曰然則何事乎  
 曰不若曰能下清冷之湖化為泉  
 漢者豫且射中其目自能上許  
 曰若曰一特在安而形自能射  
 曰若不清冷之湖化為泉天亦何  
 曰人之射也豫且何非夫自能天  
 亦安能入豫且宋國之賦也  
 曰能化豫且不射今在方來位  
 而後布不之士也酒且也其有豫  
 且志也天乃止



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  
 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為討逆將軍封侯侯以弟女配策弟  
 匡又為子彰取孫貴女禮辟策弟權羽以張紘為侍御史  
 袁為孫瑜封為後將軍子瑜子瑜子瑜子瑜子瑜子瑜子瑜  
 終 宗師祖郎策  
 夫 宗師祖郎策  
 使 宗師祖郎策  
 胡 宗師祖郎策

未 宗師祖郎策  
 於 宗師祖郎策  
 棄 宗師祖郎策  
 謝 宗師祖郎策  
 捉 宗師祖郎策  
 量 宗師祖郎策  
 智 宗師祖郎策  
 即 宗師祖郎策  
 劉 宗師祖郎策  
 以 宗師祖郎策  
 未 宗師祖郎策



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貴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師祖郎策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韓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

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



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竝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

吳西郭門曰廬江去五作以天門通國圖改名之後有中君改曰

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僅步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桓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贖遣從弟借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貴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  
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  
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  
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  
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  
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  
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  
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  
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  
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  
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吳江口劉琦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

王朗名

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帥祖脫身走獲  
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  
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魯自有名魯子魯非吾  
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  
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  
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  
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  
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  
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  
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



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櫬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櫬，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土賓。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賈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死，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

策大驚遠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

孫策卒



上表朝廷乃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  
 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時策雖有會  
 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  
 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  
 謂權可與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  
 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  
 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  
 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  
 部都尉紘至吳大夫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  
 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  
 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

榻牀也。有坐榻。有臥榻。今江南又呼  
 床之屬為榻。榻身高也。以其比坐榻  
 臥榻為高也。

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  
 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  
 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  
 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地以成功業權即見  
 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  
 有桓文之功君何以往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  
 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  
 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  
 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  
 盡力一方冀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



後漢書與將軍管仲都主有叔尉  
不守司馬一人其副管仲力為  
部司馬又兵多各隨時宜

人房處所就燥則火燥濕者  
向又房處何如

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  
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  
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  
嚮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  
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  
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  
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  
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  
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  
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  
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

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  
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

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人前定議瑜曰昔楚

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士四境遂據荆揚至

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

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劍煮海為鹽境內富饒

人不思亂有何偏避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

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在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

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

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

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

六郡公孫吳孫瑜孫權孫尚書孫皎孫

此教誨所謂相時也動也然論上言  
不悖於古我當爾三立家不復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中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

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眾散弁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都督長寧遂亡韓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處既不遠兒子又寧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老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頽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澹伍至尊今往

通鑑纂要卷九

甘寧

五十七



蜀代楚之為行開以拒之政自楚

通鑑卷之九

五十六

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節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矢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橫兩蒙衝挾守沔。自以枘間大繼，擊若為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鐵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身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

此為權長史權之必言也。以張甘寧之言，至張昭之件，不有言者，此守社稷者有行有誰行收

所使心長且家衡以術家敵能

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其寧下席叩頭，血流為權言。飛曰：「寧言不直，飛固已捐軀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遂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離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初，魯肅聞劉表空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一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

通鑑卷之九

五十七



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竟諸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有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

衡心承平卡相宜無所身在  
曰托

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任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請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巴不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用。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



魏書曰：自街風，哀不勝悲，此之謂也。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尊，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敵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意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益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楚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魯等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



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外鞍馬杖舟楫櫓與賊爭衡又今盛年馬無豪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又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又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



特江東諸將皆年最長人皆呼程公

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再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不期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意誓誓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

未見

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墜時操軍眾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火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隆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奮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恐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



羸共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  
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  
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  
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  
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  
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  
且募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  
遣兵圍其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  
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  
急執亦不义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  
夷陵獲馬三日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度江屯

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又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  
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也今麾下恃盛  
壯之氣忽疆界之虞三軍之衆莫不喪心雖斬將塞旗威  
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貴育之勇懷  
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  
揚州別駕楚國將濟陰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  
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二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  
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冬十二月周  
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  
守屯據江陵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



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廩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自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

操以赤壁一戰而後。故換中國。心欲圖取之。固是其在腹。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操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衛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復以程普



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及

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

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

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

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

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

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

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禦之相守月餘

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

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七生公宜速去別

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微

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

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

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

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

乘雨水以入若流經口水必向蓋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

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

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其寧為升城督寧手持

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踵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  
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  
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  
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  
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  
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損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我將獨  
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  
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  
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  
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  
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言者自曰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  
還備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  
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左右道還津北張遼魏望知之即將步  
騎奄至其軍與呂蒙等力戰杆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  
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  
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



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卒三千  
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人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  
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  
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  
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一月操進  
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  
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  
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  
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畷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

衆人皆為畷喜畷固辭以樸素書至不閑軍事發言懇惻  
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衆嘉嚴畷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  
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患依阻深地夫  
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  
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  
被之遂部伍陳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邊陲所至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  
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信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  
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  
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



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温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獍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惠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惠不降罵羽殺之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哀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口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



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亾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

帝海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旣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



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  
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  
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  
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  
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  
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  
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  
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上陽曹偉  
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以交結  
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加真至吳  
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

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則宜耳有  
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人門不下車張昭謂  
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  
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  
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併許洛吞巴蜀  
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  
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  
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  
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  
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  
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



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谷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徵與不效，書生尋章擇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圖。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群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求於西北，江表元元，情益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之？禮哉具以與之。十二月，帝欲

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拜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為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踰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於盟。



誓并責任子吳王麟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暉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滯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東將軍臧霸出洞口鎮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貞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鶴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道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後朱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

勞師遠臨江漢若登身朝到父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宋帝自許昌南征復鄴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患休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阻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遂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



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栢  
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栢聞之追還羨溪兵未  
到而仁奄至時栢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  
業各有懼心栢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  
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栢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  
耳今仁旣非智勇如其士卒甚怯又千里跋涉人馬罷困  
栢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

制各此百戰百勝之執誰謂不自來前不足憂况仁等邪  
栢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  
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栢部曲  
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  
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臺臺爲泰  
等後援栢遣別將擊離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栢遂斬  
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曰蒙病篤吳王  
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  
可任朱然者九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  
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  
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



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貞美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虜吏士伺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敵

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竝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復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不謂童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丕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魏主還洛陽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緩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沈



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賞宜先文後武。老不納。軍竟無功。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不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不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賴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

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蒿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江乘。聯鯨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丕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丕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率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魏主停住積日。吳王不至。丕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爲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丕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言正鮑勛



諫曰王師屢征而末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不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 夏五月戊申不

如譙

秋八月不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

言水道難通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

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不月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不不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

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

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皇太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凶凶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亡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



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弁勢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載於營門布變色顧

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與鬪石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善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



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蒨、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趙雲、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

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王服、神、韓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雖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呼！』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



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穎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覆收諸叛縣而還。

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侍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列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



物有用者謂之益若之者若  
重之者重其才也且用世之

備其雄才而後用之  
見其明此必處材者有以重其備  
遂信之亦自許備其材後其  
所聞今觀其持此物也  
無誤則其人從可知矣

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  
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  
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  
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  
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  
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尊信義著  
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  
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  
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後妻蔡氏之姪  
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  
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  
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乎亮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殺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執，以人臣而率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

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退舉州降。以節符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曹公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請備，官言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鯨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令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莫涕泣而



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  
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  
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玄德  
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  
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  
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執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  
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  
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久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  
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

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張翼德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  
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  
以手戟植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  
關羽船會得濟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事見孫氏 十二月劉

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  
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  
師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  
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  
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新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

之歎白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途始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瀆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

又為其州里俱僞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自松勸璋

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伴為

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

曾探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

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



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過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麇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

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誣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



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因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書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

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自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遠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



死戰于張松書與備及瀆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失此去  
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  
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  
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  
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  
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  
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  
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又無所  
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  
之以問瀆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

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  
將劉瓚公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涿竹懿詣  
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涿竹諸軍嚴觀  
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  
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  
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  
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  
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  
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  
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  
 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戕與劉璋為陳形勢  
 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  
 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  
 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  
 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  
 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  
 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  
 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

草野者以墮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隆羣  
 下莫不流涕備遷瑤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  
 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  
 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  
 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楊武  
 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  
 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  
 黃權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李  
 嚴為捷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為從事中郎  
 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漢彭羸為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



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部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滇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美璋之所指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

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



初，雁兵董田宅皆可歸過，令安居復業。業然後可復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滅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有等帥萬餘人由琅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法正然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值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疆，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正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

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曹操自將擊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篡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

夏侯淵為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昔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秋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

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灤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謀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善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



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

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

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

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

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

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

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白自

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

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

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

於沔陽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

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

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

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

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

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犍為費詩即授關羽印

綬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

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

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

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

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以爲惜此舉動恐有恨悔耳羽大感悟遽卽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亦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郎未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

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於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誦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

索虜者北人稱之  
島夷者東南海土代是下謂之島夷



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曩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

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灋檢圖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比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



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  
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  
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  
之遺統也

此處文字因紙面損壞及墨迹模糊而極其難辨，僅能依稀認出部分字樣，如「昭烈之於漢」等字。





